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我一

爲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辨仍爲霸先所殺太平元年梁敬帝過位霸先即帝位于金陵以姓爲國蓋吳興長城下里人也世

五高祖武皇帝

生吳興長成下里人受梁敬帝傳

字興國小字法

都建雷氏曰陳高霸先文廢宣後合爲五王三十三年崩于璇璣殿在位三年

我一

改元永定○周閔帝

字文覺從之而立故謹

叙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因隙來奔高祖建義內之封爲河南王衆寵作亂遂陷臺城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荆陝使王僧辨陳霸先等平金陵未幾湘東王

大志略衆所推重既臨大寶復梁舊政崇  
重釋氏金陵舊來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陳高祖悉皆脩復翻經講道不啻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于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九載與隋

同政時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年間隨處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二卷云

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傑射領軍樂世欲僧兵之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恒足以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往嵩山少林又抵單懷王屋之柏岩寺解二虎闖由是舉世知名齊乾明元年示寂于龍山雲門寺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

字延安神武第六子  
聰敏仁孝勤于政治

發回向之心又著無性因緣論

周明帝毓小字統萬字文之長子  
在位四年改元武定○周明

震文帝稽改天嘉字子華高祖兄昭烈王與營

帝業故遺詔立  
西崩于有覺殿  
葬孝陵

○周明帝中從兄護弟邕

法師洪偃雅爲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

而崩壽二十七葬靜陵

我

二

周武帝邕改保定字子登位唯布衣被無金寶飾禁斷華綺上階聽政不施櫨拱後宮  
嫁御不過十人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崩

葬孝陵

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  
館伴武子武子加嘆而歸由是朝儀欲奪  
其志歛以冠巾偃聞命即絕食以死自誓  
帝以其確誠從之時稱偃四絕謂姿容德  
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爲貪心  
之所暗貪己則情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  
足至於身死之後高其墳重其抑必謂九  
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瞑目之後  
以脯腊鄙形布施飛走及卒弟子如其誠  
有文集二十卷詔藏祕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爲僧統綏禦有法四  
衆安之屢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爲師初  
梁魏間僧統盛飾杖直僭擬官府至瓊奏  
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于時海東  
有十二國聞瓊道德不可見遣使奉金帛  
我 章 三 求瓊畫像其爲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  
曇衍繼爲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  
齒已具舉世異之

後梁世宗歸改天保字仁遠諱第三子  
在位二十三年  
齊威成湛改太寧神武第九子溫亂  
無度信用嬖寵傳

菴

周

位太子在位四  
年壽三十二崩又改河清

年壽三年有半生  
于背出北史

周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桓廢帝伯宗改光太

十九歲而卒  
在位二年

旃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崔季等忠臣在位十三年改天統

台宗三祖惠思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少  
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半行與  
世自異夢梵僧勉令出俗辟親入道及稟

保六年嵩上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怠  
惰貪財冒利不足欽尚召百僧入內道場  
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止嵩後感惡疾而  
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嵩何不當之矣

幾改天康○周

改天和用  
和曆

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聞北齊惠文聚  
徒衆法清淨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若  
節營僧爲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  
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間霍爾  
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

特勝背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示衆  
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  
覓覓亦不得得亦非真後在大蘇弊於烽  
警山侶不遑安處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  
時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也至即告

我

四

曰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惠海居衡  
嶽寺及見師欣然讓之時稱思大和尚或  
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思答曰三世諸佛  
被我一口吞盡有何衆生可化嘗不豫因  
念曰病由業生業由心起心緣不起外境

何伏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  
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容  
揖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  
耳期滿當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  
學連日說法苦勸呵責聞者寒心陳大建

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異香師更  
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秋  
六十有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縉縑  
皮革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  
艾衲用犯風霜至於所被法衣都無蚕服

縱皆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蚕綿作衣  
准津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  
唯南嶽獨斷高遵聖檢也今之列其派者  
華梧茜服恣尚鮮麗得無恧乎

五  
宣帝頃改大建  
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  
次子文之弟也身長八  
我

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謀並是  
脩身之具若派而分之數應爲九希總而  
合之則同屬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令九流  
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  
極莫大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哉及闡

譯內典奏之于朝久而無報安勤於奉母  
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  
安曰吾母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廢教以  
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絕尋以大教堙  
墳典之誥未弘淳風日澆丘索之文乃著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  
利病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  
九流爲外教釋氏爲內教意謂上古朴素  
我

通鑑  
梁書

年五十三歲崩宣福殿在位一十四年

五

周武  
道士  
詔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精爲心有  
道士張賓之等謫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  
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  
輕釋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是年己丑三月  
十五日召三教名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

無得面從也又各理伸弗克定矣遂勅司  
隸大夫甄鸞詳審二教至于天和五年鸞  
詳二教上笑道論三卷其表略曰

切以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  
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

我一  
六

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  
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春秋傳曰君  
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  
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篇  
可爲儒林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

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家先出於無名  
之前超乎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  
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帝曰儒道二教  
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陳理  
無由除削至四月初更依前集雖極言陳

刪定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諫率下士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道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

笑不名爲道臣諫率下士見爲笑道論三

呈心竟失守

出弘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法不愜本圖火焚而已論具如弘明集周大夫甄鸞者寔高識君子也弗知懼大敵而勇於小敵者焉王令詳定二

教優劣直以正見剖析無使偏意在懷而著此論褒貶咸否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此之謂夫傷哉火矣

又上道安所著二教論二十篇帝詳審諸以問朝宰無有抗者遂寢其事其論略曰

鍊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

我一

七

仲尼其道寂高也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西商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家者

流蓋出理官信賞辟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勸政此其所長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清

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墨熟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使乎使乎

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制無不貫之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

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  
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其論文之作內  
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誠可敬也

齊

齊改武平

袁

周改建德

我一

八

甲午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  
始忌信張賓之議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  
僚命沙門與道士辯優劣預令張賓之飾  
詭辭以挫釋子與即其義負而擠之于時  
法師知炫對帝抗辭吐精壯帝意賓不

能制即逞天威垂難諱左右叱炫聽制旨  
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  
容欽歎帝不能屈明日詔下遂兼道教罷  
之

申

齊改隆化

周兵陷井州上走  
鄴傳位太子恒

丙

周伐齊至鄴齊王縉走獲之封爲溫國公

幼主恒改承化

與後主俱走青州  
周兵執之國亡

右高齊五主二十八年宇文周并之  
及周武永光二年滅北齊據鄴都用韋孝寶  
揚堅等眷東平高氏名前脩大德並赴殿

下帝登座序廢立義其略曰六經儒教禮  
義忠孝於世有宜故湏存立且真佛無相  
遙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浮圖徒廢民財  
凡<sup>我</sup>是經像皆毀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俗  
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

統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闢  
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  
相顧無色俛首垂淚于時有沙門惠遠者  
姓王氏乃曇始和上之門資也聲名光價  
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

謂能通理遂排衆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  
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  
無相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聞經佛藉  
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  
佛咸自知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

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是佛帝  
時無荅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  
皇以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有五常等法  
當時諸人何故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  
禽獸帝又無語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

無福故湏廢者則國家七廟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又不答乃曰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湏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

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亦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

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間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無答遠曰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

我

+

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不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脩

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  
捨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  
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廢滅佛法  
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  
不怖帝悖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

百姓得樂朕亦不辟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  
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圖意盛更  
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  
字帝已行扈師知時不濟隱居楚澤青蓮

山養道造涅槃等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  
既怒佛道二宗俱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  
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百萬人悉充軍  
民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為得志焉傷哉  
法師靜鵠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  
我一

上

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闈奉表求見武帝  
許之及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  
證明白帝為改容頃業已成既行之詔不  
可返因謝遣之鵠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  
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

衛士求藹藹聞徙入太一山衛士不獲而  
返藹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  
錄二十卷假設主賓抑揚飛伏廣羅文義  
弘贊大乘并錄見聞事實藏諸岩洞庶後  
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

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  
者靡不流涕時年四十有五云

舊周武承光三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  
稍作五月一日歸長安延壽殿殤甚二十  
四日遷雲陽宮六月一日殂子贊立于同

將事捨身衆號泣不許因令侍者出山藹  
瀝血書偈一篇遂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  
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  
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四肢都盡以刀割  
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

州○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自言外  
祖爲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  
者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上聞大隋天子  
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  
爲滅佛法受大極苦願帝爲我助作功德

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人各一

錢爲追福懺罪也

及

周宣帝贊

字乾伯武長子即位未及

帝驕佚淫湎改元大成又改大象年三十二崩葬定陵在位一年

釋任道琳者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

我一

士

二十餘日醉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能屈嘗許以復教會其崩不果至是道琳

伸請尤力帝從之

晏周宣帝二月二十六日詔曰佛法弘大前

古共崇詎宜沉隱舍而不行自今應王公

下逮黎庶並宜脩事知朕意焉。四月二

十六日復詔曰教義幽深神奇弘大雖以廣開化儀通其脩事而崇奉之徒勿湏剪髮以乖大道宜視菩薩儀範權服冠纓所司條爲儀注於是琳等妙選舊沙門懿行

貞粹聲望卓異者百二十人入陟岵寺仍舊住持

學

周靜帝衍更名闡

宣之長子大象即位隋公楊堅備政

十二月封爲隋國公羅入市稅錢後佛道二教大定元年孫位于隋居于別宮隋氏奉帝爲介國公服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禁

蓋

月不相表者不稱詔隋間皇元平五  
帝年十九而崩葬之恭陵在位  
一父楊堅輔政以天元皇后之  
年五月天元殂封隋國公也

竇上殂太子立○設無礙會舍身  
爺後主祚寶改元至德字元秀  
色禡亂非常後與張麗華即小字黃妃

右宇文周正月禪干改二隋元襲封隋國公也

宮非隋文廢為長城公至陽仁壽四年癸入酒宣  
壽五十一年壬子終于洛陽孔貴嬪荒淫

隋高祖文皇帝名堅

小字那羅延本

三位于于年王遠馬仕其先我  
年二廣龍平大真惠燕北漢  
十弑首陳定隋城太平太尉  
之山天元年公太守楊震  
壽故下安忠太守元震  
長一受周生守元震  
十安統周生守元震  
四也克禪帝烈壽之後  
葬仁倫八堅平仕八世孫銳  
之壽烏年相原魏武世孫  
太四良發周太守川孫銳  
陵年主深封司馬銳  
在太都九隋定司馬銳

孝農

隋初行甲子曆

隋煬帝溫大  
後梁琮字善射  
年國奔後其  
而公陳琮時安  
梁絕矣二朝  
隋平善射  
隋煬即位  
乃擁江改寬  
琮陵元仁  
為仕質大  
舊應運度

秦改楨明

孝農

後梁琮

博學溫大  
字善射  
其林安  
時安平善  
射  
即位  
子  
寬  
仁  
質大  
度

旨右陳五主三十三年

而隋併之後

梁三主三十

四年

而隋併之

庚隋文帝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

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已後  
靈瑞競臻故使天地龜文水浮五色地開  
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龍聞  
瞽視亞語覽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  
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  
神異四時徧知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

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佛日火乘木運

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

黃龍降於舊第卿雲見於城闈二月十三

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簪

阜廢周六官依漢三省佛日還曜法水潛通

我

古

其冬有周沙門賚西域梵經式百餘部膺  
期而至下勅所司訪人翻譯開皇二年仲  
春之月便就宣傳季夏詔以龍首之山川  
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凡城殿門縣  
園寺皆以大興爲額三寶慈化自此而興

萬國仁風緣茲遠大伽藍聳峙法宇交臨  
開士肩聯信心踵接及仁壽召號寶塔是  
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于斯時也四海靜  
浪九州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寺  
宇向有五千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

論垂五百卷及煬帝嗣籙卜宅東都仍於  
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養無乏于  
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碩儒高  
僧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盛焉  
辛亥法師曇延姿度瓊異身長九尺六十垂手

過睞目光外射才望與惠遠相將述諸經  
義疏議者謂標舉綱目遠不逮延文句愜  
當廷不逮遠齊大祖從之間道給月俸會  
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延接伴弘正恃  
才氣出人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畫

我

上五

像并所著疏論而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  
上統周武廢教延遁入太行山及隋受禪  
即日削髮以沙門謁見文帝大悅下書復  
教久之歲旱有旨命延率衆祈雨雨不降  
帝問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京尹蘇成問

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機之政群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體然俱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勑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次受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

延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臨終以表辭帝託以外護帝哭之哀甚葬日百僚縗素送之內史薛道衡文祭略曰往逢道喪玄綱落紐棲心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祿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經行

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爵爲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之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矣寧釋尼智僊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

有戒行長通禪觀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奇驗居般若寺會文帝生於寺方季夏盛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幾絕不能啼左右大驚尼就視之曰兒天佛所祐宜勿憂也即舉之乎曰那羅延因以爲小字抱詣太

祖語曰兒來處絕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爲養之太祖遂割宅爲小門通寺以兒委僕視育後皇妣來抱忽見兒爲龍驚墮于地僕失聲曰奚爲觸損我兒令晚得天下及帝稍長僕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

我一

六

方來佛法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僕隱其家內著法衣戒行彌篤至是帝果自山東來入爲天子大興釋氏僕前此而卒帝對群臣稱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從道人中來

少時在寺長育至今樂聞鍾磬之聲

是年關輔旱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靈藏者帝爲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既而趣向藏者極盛帝聞之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雜俗者任

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數萬間有譖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無殊

是年李士謙卒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類子

也善天文術數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  
如此積三十年雅好舉止約以戒定有謂  
其脩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准  
已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  
知何陰德之有竅善玄言客有疑佛報應

我

七

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  
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  
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鯀  
爲黃能杜宇爲鶡褒君爲龍牛哀爲虎  
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

黃母爲龜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  
羊祜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  
驗客人曰形子才云世有松柏化爲樗櫟  
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  
由心業豈關木乎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

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  
論曰壯史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  
悉如此豈非心懷佛德盡已之誠不敢  
欺誅後之來者歟士謙以日月星方三  
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世界運

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關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蓋二祖惠可大師示寂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師虎牢人少博極群書尤精玄

理及覽佛經超然自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湏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

峯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授機授法語載達磨章中及少林歸寂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

我

丈

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

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  
也宜名僧粲授具戒畢乃告之曰達磨大  
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  
付汝并達磨信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聽  
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

有種花亦不曾生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  
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聞示誨  
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識記云心中雖  
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  
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

鄴都隨宜行化經三十四年乃晦迹混俗  
或過屠門或入酒肆有怪而問之者答曰  
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莞城縣匡救  
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和法  
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

引去和不勝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  
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  
七識真者謂師償債葬磁州滏縣東北七  
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丁巳天台智者禪師示辯於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師諱智顥字德安姓陳氏顥

川人有晉遷都寓居荊州華容縣渠散騎  
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繁  
丽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  
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室

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爲王  
道卧必合掌坐必面西年長時口不妄敢  
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  
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二  
親遇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仕梁承聖屬

元帝淪沒北度硖州依乎舅氏尋討名師  
年十有八投湘州舉願寺法緒出家授以  
十戒仍北度詣惠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  
指誨又請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  
觀乃於北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

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  
發見共思師慶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  
法思爲印可嘗令代講思躬執如意在座  
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况恨其定力  
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學成往辯

思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入  
南嶽大師詣金陵綿歷八周語默每思林  
澤乃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  
我  
畔見一僧搔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告  
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因挾道南征隱淪

斯岩陳少主降勅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  
都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講智論及金陵敗  
覆策杖荆湘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  
佩德欲遵戒法致書累請師初陳寡德次  
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設千僧會爲王  
授戒未幾王入朝師旋台嶽躬率禪門行  
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  
此餘年若其徒生願從速化不久告衆曰  
吾當卒此地矣誠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  
我

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弟子章安親傳戒法焉

我  
善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囊授之  
曰檀越他日爲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

留與供養僧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是以岐州等三十

我一

主

州各建塔焉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

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而止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別外州郡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

道務盡誠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  
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按  
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  
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琉璃瓶  
各三十以琉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

薰陸爲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  
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衆  
威儀齋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  
徑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  
讚唱依阿含徑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於是

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  
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故分  
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  
方便呵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及宣  
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高奉寶瓶

我一

二三

巡示大衆人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變  
號泣聲響震地凡は安置之處悉亦如之  
帝於十月十五日午時在大興宮之大殿  
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  
十人旛蓋香花讚唱音樂自大興善寺來

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爾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慶慶表奏皆如其

言見著作王邵舍利感應訖

矣三年文中子王通既冠慨然有濟世之志

西遊長安見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懷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

東征之歌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脩九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姬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溫

我

王三

彥博潁川陳林達等咸稱師壯面受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嘗爲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滅併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讜議三

教於是乎一矣通弟續亦著書號東臯子文中子講道于白午之磯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

俄而有負斧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收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斧者曰顰朱者赤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藏不能受也吾是以問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

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吾是以歎負斧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

羲氏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先  
泄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逞出曰我善言象  
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剽柔  
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  
朴散矣則伏羲氏始亾亂者安得羸歎而

我

西

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  
不荅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云  
佛聖人也審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  
可見矣第今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

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然益入於迷  
妄因廣文子之意作解禪頌六首果如  
此言雖中國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  
法爲贊爲大聖是名佛菩薩噫文正公

繼孔孟荀楊爲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  
武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爲皆佛菩  
薩之心也詩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表  
以爲教外別傳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  
絕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隱語大言似

是而實非也何則東臯子猶以伏羲畫

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宜指人心於語言形迹之表詐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不獨文

我一

二十五

正公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故先德云千人萬人中撈擗一箇半箇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闍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

善寺奉勅譯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月極寒味道安隱勉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實嘉焉今遣開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關舜以疾辭不赴

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覺有妄念即以錐刺股由是座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慧而已如是十餘年稠奇之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而後可與言道矣後舜入贊皇山好事者奉米麪

供之舜舜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橡粟足以禦饑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唱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女父母一切有生皆女曩形而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安忍哉聞

者悛革也

詔賞罰度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揚素使張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即位

盡

時天下戶口抄

宜煬帝廣小字阿摩高祖次子慕立于仁壽東京於河南人夫數百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龍舟鳳舸又至江都民不堪命而群

盈蜂起四海土崩後爲文武之壽五十九年

冬煬帝有事于南郊詔僧道並同俗拜道流莫敢言諸沙門例不奉詔帝詰之曰詔條久頒卿等固不奉命何也時法師明瞻者對曰陛下若使准制罷道則微軀敢不

我

王

奉命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瞻曰周武任威縱暴仁德不施不足爲有國者法陛下聖政惟仁不枉非罪是以貪道得盡忠言帝默然而罷有司以瞻抗對將抵以罪瞻

曰所坐者瞻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  
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焉  
贊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  
初以白衣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  
來司空山積十餘年人無識者隋開皇十

二年有沙彌道信禮師曰願和尚大慈乞  
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  
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  
授具戒已屢驗以玄健知其緣熟乃付衣  
說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

下種花地盡無生并付法衣曰吾既得汝  
能事已畢即優游江園歷羅浮諸山復還  
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爲四衆說  
法已於法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  
十五日也唐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著信心  
我主

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  
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  
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  
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  
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猶動唯滯  
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  
沒有從空肯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  
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湏更  
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

求真唯湏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  
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  
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  
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知  
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

精簾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  
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  
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  
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躁親欲取  
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  
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  
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寐亂悟無好惡一切  
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花何勞把捉得失  
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兀爾忘緣萬緣

齊觀後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智難測真如

然天

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湏守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  
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弘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召會義法慈命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賓

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然則二非一起

矣求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煬帝窮  
妄奢極侈乘龍舟錦帆汎汴而下入于揚州  
天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  
十二慶太原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駕  
矣

我一

尤

李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琢案曰渠有竒相渠  
得之矣十一月唐師入京遙尊爲大上皇  
立代王侑爲帝紹隋室也

恭帝侑

楊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即位

禪位與唐封爲鄼國公武德二年薨壽十五在位二年

五改義寧

上在江都淫虛日甚宇文化及因思歸之士夜入宮弑帝及宇宣皆死

神僧法喜者貌寢陋年若四十許頌表父  
老咸言兒時見之談晉宋間事厯厯可聽  
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語默不常然皆  
爲吉凶之地煬帝幸維揚聞其有異召之

俄一日繞宮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  
尉手足銀鐺禁衛嚴甚喜日丐于市飲食  
自若又有司以聞帝命按視封鑰如故及啓  
戶視之唯見袈裟覆黃金骨骨皆連鎖遽  
以白帝勅長安王怛覈實如狀詔以香泥

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  
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薦  
置身竇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半身紅爛  
即死葬之香山寺側後數歲有自海南歸  
者見喜無恙其人發冢視之唯空棺爾計

是時喜已三百餘歲矣及煬帝於江都遇  
弑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  
當有天下後果慕奪得之周末楊氏爲  
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旦以男子偷

竊位號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其  
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爲楊氏禍乃可謂  
善相者牧之之論誠爲驚絕然文帝削  
平天下混一海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  
年剏置禮樂法度多爲唐所遵用仁壽

我

三

間天下戶至八百七十萬以唐疆宇之  
廣歷五朝至天寶末纔九百餘萬戶隋  
文開統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  
惜其末年任一楊素而弗獲其終嗚呼  
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來符石姬

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果循環之驗皆毫未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因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合有以助天爲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欲人

人自信因即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逭也儒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詆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興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爲天下之至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